

村庄的夏夜

旬阳 赵肇强



夕阳、黄昏、天空渐渐暗淡下来，夏夜悄悄来了。月亮不知不觉挂上了夜空，山村显得朦朦胧胧。远处的山峦、土地、房舍，全都安静下来。竹园里的鸟，大槐树上的蝉，草地里的虫，也都叫累了，准备歇息了。

母亲点燃艾蒿，关紧门窗，用最简单的土法子驱蚊。我们都把板凳、桌椅提前搬到了院坝，左邻右舍的三爷、大舅、四姨他们也带着板凳凑过来，与父亲和母亲他们聚在一起乘凉、聊天。

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在那里边扇边谈，家长里短，无所不谈。

父亲爱讲山外的故事，因为他是山外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时不时地哼唱几句秦腔。三爷爱说今古传奇，因为他读过私塾，当过教书先生，知道的古戏比较多。大舅不善言谈，要讲也讲不完整，但爱插话。

有时三爷正讲关公战秦琼，大舅猛然插话，说两人不在一个朝代。三爷非常生气，大舅偏不相让，二人各执己见，争论很是激烈。

母亲和四姨她们谈的多是炒菜、做饭、儿女、亲情、针线活之类的话，不过她们声音很小，近乎窃窃私语。

哥哥他们那些大点的孩子在院子疯跑，捉迷藏。发现

空中的荧光，从菜园飘过牛圈、磨坊、院坝，他们一阵风似的又去捉萤火虫。我眨巴着眼睛，在数天上的星星，但无论如何也数不清，望着那颗又大又亮的星星，总在心里嘀咕，为什么唯独这颗星星最大最亮呢？

夜深了，母亲进屋端出一盆稀饭，姐姐拿来一叠碗筷，给院坝乘凉的人，每人舀上一碗，当作宵夜。这种稀饭，是用南瓜、玉米、绿豆混在一起，放在开水锅里煮熟的，清热降火，香甜可口。三爷回家取来自家地里长出的西瓜，用刀切成小块，放在盆里。大舅也回家取来自家树上结出的桃子，洗净，放在盘里。谁吃谁拿，各取所需。

用完夜宵，父亲提着马灯出门，走到牛圈，将马灯挂在墙壁的木桩上，去草料间取出一捆鸡窝草（白天哥哥到山上割的），塞进牛圈里。这是给牲口加夜草，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牛也是一样的。如果在冬季，没有嫩草，那就要用玉米秆和干稻草代替了。

夜越来越深了，孩子们眯起了眼睛，于是那些大人们，有的把孩子抱在身上；有的把孩子放在凉席上，盖着小棉被；有的则把孩子送回家里去睡觉，返身回来继续乘凉。那些母亲，或者是姐姐，不停地用蒲扇给睡着了的孩子扇凉，驱赶蚊蝇。那些闲聊的人们，也放低了说话的声音，以免惊

扰到孩子。院坝坎边的竹园洒满月光，一阵微风吹来，光影摇荡，只听扑棱棱一阵声响，原来是熟睡的鸟儿，脱离了竹枝，受到了惊吓，纷飞的翅膀，碰落了儿几片竹叶，在风中打着旋儿。

门前竹园下的吕河，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不停止它那欢快的歌唱，哗哗，哗哗，声音优美，悦耳动听，仿佛在告诉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凉吧，凉吧，好好凉吧，让我来给你们唱唱歌，消消暑吧。

屋后平定河边的稻田里传来阵阵蛙鸣。那片稻田，芒种前后插上了秧苗，灌进了河水，轻轻漫流，成了青蛙的温床。你看那些家伙多高兴、多张扬，唱得多带劲啊！

远处传来狗吠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准是谁家门前过了客人，有了响动，作为主人的看门狗，不管有没有胆量，敢不敢咬人，也会汪汪地叫几声。

夜露降临，身上有了丝丝凉意，院子乘凉的人们陆续离去。母亲也让我们回去，然后将那些桌椅板凳搬回屋里，关门，在村庄夏夜的怀抱里休息。

好多年没在老家过夜了，不知现在村庄的夏夜，还是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

五峰楼

赵云中

平利县城有一座五峰楼，非常有名。它的有名并非因为目下重建的这座华美、高大、壮观的五峰楼，而是它的前身，那座陈旧破败的五峰楼。从破败可以看出它的沧桑、它的阅历，它很久很久的历史，究竟有多久，我没有查证；但它名称的由来是明确的，因为它南依坝河，向北正对着县城的依靠五峰山，因而得名。

五峰楼坐落于县城东南角，原是平利县城墙的一个戗楼。城墙以它为拐点，一端向西，一端向北，像一个人的双臂张开，怀里拥抱着一个大的广场。广场的西边便是当年在平利县乃至全安康地区赫赫有名的平利县电机厂（它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出了安康地区第一台电风扇，可谓“独领风骚”，平利人引以为荣），还有针织厂。它们的南侧紧依南城门，穿过城门洞出城外坡就到了坝河边。隔着清悠悠的河水相望，是一片绿油油的蔬菜地。走过木板小桥，在河的对岸回望城里，五峰楼是一座标志性的建筑。

我与五峰楼有着一段特殊的“交情”，它曾经带给我事业的兴奋，工作的快乐，可又“昙花一现”，转弯儿就化为了苦涩。所以，我对它产生了五味杂陈的情感，至今难忘。

那年，我在《平利日报》编辑部做编辑兼主编，分工侧重于文化教育方面稿件的编采。当时报纸没有副刊，我有时有意编发一些诗歌、短小散文什么的，多少带一点副刊的味道，给报纸增添一点文学的气息。有次，在浏览外省市的报刊时，发现《羊城晚报》有一个栏目叫《五羊城下》，专门刊发一些揭露和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新闻和文章。启发我产生出一个念头，想着也开办这么一个类似的栏目，名字照猫画虎，就叫《五峰楼下》，意在警示工作、生活在五峰楼下的人们，你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五峰楼的“慧眼”监督之下，留意点儿，一定要勤勉工作，认真做事，公正廉明，遵纪守法，行端走正啊！我当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走程序，就把这个想法直接报告给社长兼主编。原以为会有一点坎坎，不太顺利，未料，很快就被批准了，并指令由我任责编。我高兴地接下任务，便专门去了南门广场，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好的位置，蹲下给五峰楼仔细描下一幅“画像”。它是双层的方形楼，上下相依相辅的四双高翘的飞檐，由高耸的尖顶提着，对称，周正，稳固，比例完美。在描画的过程中，我想象着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位，所看到的它的样貌。有从八仙或秧田方向走来，爬上滚子坡，站在高山之巅遥望五峰楼的形象；有从县城对面马盘山俯瞰五峰楼的形象。不过，那都是轮廓，有如剪影，不似眼前这般真切细腻。一阵轻风飘来，飘过五峰楼，带来五峰楼发出的一点点的歌，歌声悦耳，沁心，由心而流进笔端，由笔端而落入纸面，让我绘画得更加得心应手，歌便融进画中，令画更富生气。

为了让“画像”为大家所认可，回到编辑部，又反复琢磨、修改，而后定稿，就成了《五峰楼下》栏目的刊头。然后送去“平利刻字社”，交给沈子刚雕刻成模。当时的县报几乎全部使用铅字排版，没有胶版制版能力，除了新华社通发的胶版图片之外，所有刊头、插图都靠木刻。

沈子刚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平利县文教局的局长，习得一手好的书法，又擅金石篆刻，手法准确细腻，刀锋一丝不苟。当时《平利日报》的刊头、插图、通栏特号标题等等，差不多都是由他雕刻而成。他就像一位“在野”的美编，我俩合作多年，十分默契。

《五峰楼下》刊头雕刻出来之后，这个栏目就正式办了起来。推出几期，很快引起关注，无意间给《平利日报》吹进一股新风，添了一抹亮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好评。

但，好景不长。某日，《五峰楼下》编发了评论平利汽车站售票窗口秩序混乱，无人管理，又大“走后门”的稿件，在群众中获得一致赞同，认为揭到了点子上，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纷纷“点赞”称好。但却惹来了汽车站站长的黑风骤脸，他找到主编“讨说法”，说是“不道歉，不纠正”，他就不走。弄得主编下不来台，只好道歉，和稀泥了事。接着就严厉批评我，教我今后编稿要慎重等等。此事之后，这个栏目就慢慢得以“纠正”，演变为以表彰为主，失去了它设置的初心。虽然我心里很不痛快，也有其他同事对我表示支持，但我终究不能违背领导的旨意，就把这个栏目逐步转型，弄成个“变形金刚”。

《五峰楼下》虽然“变形”了，修改了它最初的设计，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我在平利日报社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值得记忆的一件事。至今，我的心中始终铭记着两个“五峰楼”，一个是已经消失了的平利县城墙上那座陈旧沧桑的具象的角楼“五峰楼”，一个是版面的、文字的、寄予个人理念的“五峰楼”。而后一个分量似乎还要偏重一些。

好在，而今重建了五峰楼，古典、高大、雄伟、壮观，观赏令人舒畅、愉悦、起敬；而今的报刊媒体办得生气勃勃，舆论监督作用受到大众的广泛好评。释怀了！欣慰了！



书虫

陈嘉瑞

不与也。”如此之书房，对一介书虫来说，实在是梦中所望也。清人曹廷栋有《自题书室》诗：“萝薛缘墙松倚天，园居爱此最幽偏。西面一几南窗下，三十年坐坐穿穿。”在曹廷栋看来，所谓“君子居恒当户”，谓向明而坐也。凡读书几，向南，偏着东壁为当。每有向南之室，设书几向西，取其作字手迎天光，此有随乎人事之变，故而有“西面一几南窗下”。如此苦读三十年，曹之嗜读，于兹可见一斑。同朝学者有叫章钰的，命自己书房为“生活当斋”，即“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如此嗜书如命，也算是标准一书虫了。

无有书房，概不得读书？好像也不见得。张岱《夜航船》载：“杨玠妾崔季让女，崔富囤籍，玠得其精舍，辄览记。慨而曰：‘崔氏书被人盗尽。’崔遽令捡之，玠打其腹曰：‘已藏之腹笥矣！’”杨玠把老丈人府中之典籍，趁逗留拜见间隙，尽数吃进腹中。过去有“五经肚子”之说，是说一个人饱学识，把各种经书都装进了肚子。如此便又有“晒书”之说。刘义庆《世说新语》载：江南乡间有七月七晒旧衣之俗，读书人的郝隆躺在太阳下晒肚皮，别人诘而问之，郝隆回答说他是晒书。可见他是为自己的饱学而炫耀，所谓的满腹经纶是也。

周作人的《灯下读书论》有两首打油诗来谈读书：“饮

酒损神伤损气，读书应是最相宜。圣贤已死言空在，手把遗编未忍披。”“未必花钱逾黑饭，依然有味是青灯。偶逢一册长恩阁，把卷沉吟过二更。”他觉得，消遣世虑，大概以读书最为适宜。周之读书堪称海量，无论日本、西欧，抑或中国的古旧书，以致作起文来，常常是娓娓道，洋洋洒洒。似乎是地下蓄饱的泉眼，无论从何处揭开，都有汨汨醴泉，窜土而出。

北魏李谧，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每叹曰：“丈夫拥书万卷，何暇南面百城！”所谓后来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由。元人吴莱遍读诗书，又喜游历，曾言：“胸中无三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水，未必能文；纵能，亦儿女语耳。”言及三万卷，忆及唐人李泌家曾集书三万卷，韩愈有诗曰：“郭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他是藏书归藏了，并不曾读尽，“新若手未触”。

所谓书虫，皆为天下爱读书之人。他们以数千年累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为食，汲取营养，含英咀华，潜入其中，醉享无尽。聊斋中曾有一则《蛰龙》，言有一读书人，于阴雨晦明之时读书楼上，见一荧光小虫儒儒而行，“过处则黑如触迹，渐盘卷上，卷亦焦。”读书人觉得此虫可能是龙，于是恭敬地将其和书一起送至门外，此时，“但见昂首乍伸，离卷横飞，其声啾然，光一道如缕。数步外，回首向公，则头大于瓮，身数十围矣。又一折反，霹雳震惊，腾霄而去。”读书人回首而观，原来那虫是从书箱中来的。这一只虫，书中饱食，修身养性，一日时机成熟，略显神通，霹雳震惊，便化龙腾霄而去。

善于志怪的蒲松龄告诉人们，书虫们，有朝一日，可能化虫为龙。

门七件事，紫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在古代茶也只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品而已，充满人间烟火气。没有必要搞得像今天的人们，又是茶道，又是茶禅，文化内涵丰富，仪式感极强，仿佛佛茶是仙品那么“高大上”。仿佛是没有这些仪式，我们都不会喝茶似的。我也买过几本介绍茶道的书，厚而全。有全国名茶介绍，茶器分类，茶艺，泡茶须知等等，让人目眩。其是茶就是茶，就是一种可以饮用的树叶而已，喝茶喝的就是平常心。

说茶是良药，可以治病延年，是因为神农尝百草，遇毒，以茶解之。茶就是茶，故有茶解百毒之说。如今，被人们以各种名目炒作着，动辄几千上万，甚至是几十万一斤。其实，都是找卖点而已。茶就是一种饮料，与口味有关，与贵贱无关。几十块钱的粗茶也不见得就不好，古医书上说，粗茶冷泡可治消渴症，消渴症就是今天的糖尿病，明前茶却无此功效。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我还是朴素的认为，茶就是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的饮品，喜欢自然而然的喝茶，体会着平凡中蕴含的不凡，品味着平常生活中的苦与甜。（作者系省书协秘书长）

保健品，特别是对人体硒补充有益，并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抗衰老作用，为国内首次通过审定的富硒茶，其研究成果为国内领先水平，本研究具有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国内富硒茶开发研究开创了先例。”此后，紫阳富硒茶如虎添翼，在这个全民注重养生的时代，关注度和受欢迎程度颇高。

我喜欢喝茶。茶是南方之佳木。早些年我当兵在云南，那里就盛产茶。从下沱茶到曾炒得很热的普洱茶，从老树古茶到生态茶，我都喝过。因其有越陈越香之说，又便于储备，于是我也收藏了一些，储存起来，慢慢地品味醇香的年代感。但紫阳富硒茶则以鲜为佳。绿茶储存再好也不超过两年，一般认为以当年的清明前的茶为最好。我长期饮茶，口味偏重，明前茶形虽好而味却淡，且又价高，一般用于送礼，于我自饮则不是最佳选择。我喜欢喝清明后5月份左右的紫阳绿茶，茶味重且耐冲泡。随着人们对养生的重视，富硒紫阳茶更是受到人们的热爱，如今也有了紫阳富硒红茶，可以供人们常年饮用。

许是各种茶喝多了的缘故，我对茶的认识也慢慢地发生变化，其实茶就是一种生活饮品，解渴生津。古人说，开

紫阳沱茶

田选军



紫阳县是我国唯一一个以道教名人名命的县，这个道士叫张伯端，著《悟真篇》《金丹四百字》，后世尊为“紫阳真人”，为道教南宗开派始祖。《郡县释名》载：“正德壬申立紫阳堡，委西升县，县南紫阳滩旁有三洞，乃紫阳真人所居，县名本此。”“这里地处秦巴腹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以盛产富硒茶而闻名于世。紫阳种茶始于西周，源于盛唐，盛于明清。清嘉庆兴安知府叶世儒《春日兴安舟中杂咏》诗曰：“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可见紫阳茶在当时已蜚声朝野，成为风靡一时的饮品。

1989年9月6日，紫阳富硒茶开发成果鉴定会在北京召开，世界营养学理事、亚太地区营养学会执行主席、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沈治平等13位营养学、医学、茶学界的专家一致认为：“紫阳富硒茶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老街酒家 (外二章)

汉滨 汪海玉

深深老街，青石板路，一面酒旗，一段悠悠时光里，晨雾升起，打一壶老酒，喝出烟雨巷陌，喝出繁花似锦的街衢。

斗拱屋檐青苔覆盖，几滴雨珠儿，散落酒杯，分明是那几颗流星要和饮酒人，大醉一场。喝吧，醉倒了，便回到了家。

脚步慢些，穿过微醺的巷口，飘散的酒香，蕴含的是朗朗古词，还是激昂新韵？酒壶灌满一壶老酒，然后，伴清风明月，频频举杯。

老酒人喉，咽下陈年旧事。

缺少门牙的老人，泡一杯酒，打一壶茶，哼唱着小曲儿，喝着，便喝下半个世纪。

散工归来的农人必不可少酒，他们把糯米、大曲谷物的血液化为水，喝进自己的血液，喝进农历里挥汗如雨，传承土地精魂。

附耳倾听，酒坊糯米、大曲谷物一直在发酵，酿酒人和老街一样苍老，皱褶爬满额头，镂空雕花的一扇窗户，都关住了一段往事。

老街酒家，喝醉过醉卧沙场的将士，喝醉过落魄的文人墨客，喝醉过无数英雄美人，也喝醉过打马匆匆的过客。

烟雾茫茫，走进一条街，饮一壶老酒，吐一口酒气，便是整个唐诗宋词的韵脚。

牛山叠嶂

一座山系在汉江的桅杆上。一阵风拂过山岗，仿佛召唤扑朔迷离的时光，古诗的风铃，摇曳着晨曦和晚霞。峰岭叠嶂，将山峦重新罗列在脚下，走过去虔诚拜谒一座山的厚重；走过去眺望汉江，似乎一阵紧接一阵的涛声，洗涤时光细小的纹理。

青山和磐石回望历史的天空，仿佛迎面走来，那个骑高头大马的落第举子，金戈铁马，黄沙漫天，将隆隆的战鼓擂响。

万籁俱寂，天空寂静，白云被风转动。大山无语，带有慈悲的暮色，守住内心的寂静。

夜半月亮挂在山尖，群山缄默，半掩柴门，聚起一地月光，散落的草木一一归隐。月亮在薄雾间落下，牛山、朱雀寺、禅房花木，落在宣纸上的一幅水墨画，或深、或浅、或淡、或暗。

月落乌啼，琴声悠扬，微响在山谷激起细碎的涟漪。山谷低音，一种和音，那么单调、那么悲壮、那么庄重、那么执着；青砖黛瓦若是历史的书简，必然写满了浑厚的沧桑。

牛山茶园

1547.5米的高峰，山雾和月光、晨曦和落日，铺成的茶园，最贴近天空。白云停在山间，露珠保持着甘甜。

苍劲的古茶树，头顶苍天，置身大地，登到山巅，水气郁结，天空似乎伸手可及。居高放眼，满山遍野的茶树，穿着深暗的青、披着苍翠的绿，在阳光的普照下，显得熠熠生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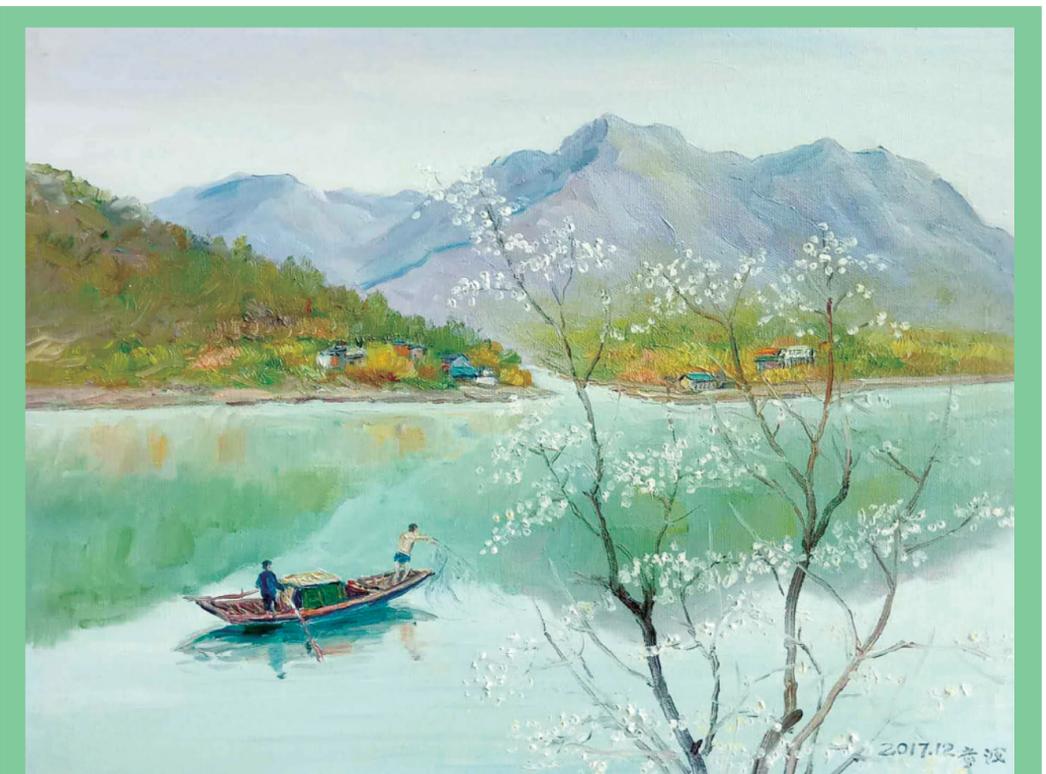
微风拂过，茶远随高山一起摇摆，相互揉搓，呢喃着歌声，飘逸着沁人肺腑的氤氲！

曲径通幽，加上禅房花木。每一片茶叶，烈火煎熬，涅槃；山泉水煮沸，舒展筋骨，便是重生。

走，走出高山，走进繁华俗世，青涩的茶汤，沉淀在浮躁的杯中，轻嗅高山白云的气味。

牛山茶园，雨落成花。

且走进去，雨化雾，雾化云，多停留一会儿，便成典故。且走出来，风摇高山，山落了根，遇到绿色的雨，洗心。



江边小景 陈章波